

以色列基布兹中的共产主义哲学体系*

李 勇**

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是指其社会主义社区,第一个基布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哲学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总的来说,社区以“集体主义体验”为其实践基础,同时以“平等与协作”“相互责任”“劳动”“共有”“团结一致”“民主”等六大核心概念组成一个动态的、完整的体系来维系社区的运转;而曾经作为其意识形态存在的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以色列本土化的产物,并且至今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在社区之中。但是,20世纪末,这种体系在基布兹的发展中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新世纪的基布兹如果想蓬勃发展,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对这种理论基础进行改革。

以色列的基布兹实行生产资料共有、集体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又被称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社区”。“基布兹”这个名称首先来自于犹太教^①,但它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对传统犹太社会与生活的一种扬弃与超越^②。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研究”(编号:13CZX020)中期成果。

** 李勇,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① 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的名称最初比较混乱:有的基布兹叫“kvutza”;比“kvutza”更大一些的群体则叫“chavura”;有一些群体也叫“Corps”;还有“kvutzot”“Gdudim”“Plugot”等。其中,有一个叫“Bratzlaver Chassidim”的团体每年在“Rosh Hashana”(犹太新年)的时候都会聚集起来祷告,学习他们的拉比 Nachman 的著作,这位拉比本身是一位非常忠诚与公正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在乌克兰的一个叫 Uman 的小镇上集会,后来这个团体的人则到耶路撒冷及世界各地集会;这个在新年相聚在的“Bratzlaver Chassidim”团体后来被人称为“Kibbutz”(基布兹);慢慢地,“基布兹”这个名字被所有以色列境内的社会主义社区所接受。参见 Yehuda Ya'ari, “How Kibbutz Got It's Name,” in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26.

②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in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76.



以色列的基布兹在国际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毅然挺立在中东地区,直至今日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它就为以色列国的顺利建成立下汗马功劳;以色列建国后,它又在以色列国的迅速腾飞史上功勋显赫。^① 一直以来,国际学者们对以色列的基布兹思想赞赏有加,认为“以色列的基布兹是世界上建设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区最为成功的尝试”^②。60 多年前,对话哲学大师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就曾断言以色列的基布兹是选择共产主义生活的最为有效的一项经历,也是一项成功的经验。^③ 这种社会主义社区之所以能在以色列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与其实行的管理制度、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以色列政府的支持等因素息息相关;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哲学却是使基布兹成其为社会主义社区的内在因素,它自成一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作为实践基础的集体主义体验

在以色列的基布兹理论中,“集体主义体验”是指一种对集体共产生活的经历、领悟与向往。无论是对社区的产生还是对个体融入而言,集体主义体验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换言之,集体主义体验是以色列基布兹的实践基础。没有这种集体主义体验,社区便丧失了实践前提;没有这种集体主义体验,个人也无法融入基布兹的实践生产生活。

首先,基布兹理论认为,对集体主义生活的向往与热衷来自于人的天性,是人性的一部分,这样以色列基布兹的建立便有了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基布兹

① 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叫“Degania”,建立于 1910~1911 年,至今还在运行。目前,以色列境内大约有 270 个基布兹,其人口规模大多在 300~800 人,总人口约为 12.4 万,约为以色列总人口的 1.62%。其中,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最多,约占基布兹总人口的 26.5%,工业出口总值占全以色列工业出口的 9%;基布兹所生产经营的行业包括农业、工业、手工制造业、珠宝业、教育行业、电子行业等等。在这些基布兹中,社区成员共同劳动,实行财产、生产资料公有,按需分配。它们供应全以色列 98.8% 的鱼类,51.3% 牛奶,40.7% 的牛肉,43.6% 的农产品。同时,基布兹也为以色列国培育了 4 位总理,1948~1977 年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 1/3 的内阁成员也都来自基布兹。具体数据可参见: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p. 256-260; Stanley Maron, *Kibbutz in Market Society*,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3, pp. 88-99.

② A. I. Rabin and Benjamin Beit-Hallahmi, *Twenty Years Later: Kibbutz Children Grow Up*, NY: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6. 同样持这种观点的还有 Blasi 与 Henry Near, 具体参见 Joseph Blasi, *The Communal Experience of the Kibbutz*,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6, p. 7;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Crisis and Achievement*, 1939-1995, Vol. II,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trans. R. F. C. Hu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p. 13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创立之初,基布兹理论家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愿意加入一种集体主义公社式的生活?为什么一旦加入,即使是遇到了实际的困难与艰辛,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这种紧密联系的集体?为什么即使离开了,他们穷其一生都会对这种生活和经历念念不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很复杂的。基布兹理论家们认为对这样一种稳定而紧密的集体主义生活的向往来自人的自然天性,是“普遍团结的天性,我们这种生活的身份充斥着我们的整个生命,它是一种将所有存在秩序固定在某一特殊轨道的向心力……这种激情足以使我们自己丢掉我们本身,也可以放弃所有的个人,它是团结的最伟大律法之表达……”^①。正是在这种追求与爱的驱动下,以色列最早一代基布兹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区。早期的基布兹无处不体现着这种激情,在那里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此的半神话的迷恋。据一位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主义社区成员的描述,“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渴望,即想要一起坐到夜深,洞悉我们共产生活的最深处。灵魂抚摸着灵魂。我们渴望着集体融汇成一条灵魂的河流,它支流的涌现也能变成鲜艳的、有力的友谊与博爱之湍”^②。无可否认,正是这些紧密的集体主义生活的经历成为了他们日后人生价值观与行为的基石^③;正是这种出于天性的对集体主义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了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得以产生的一个普遍前提;正如以色列国的第一位总理本·古里安^④所说:集体社区不仅仅是一种最高人类原则……它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宇宙原则。在基布兹理论那里,集体主义体验并不是特定文化传统的流露,而是从人类行为与交往中迸发出来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共同工作、唱歌、舞蹈或历险之后的团体中,表现为成员之间“灵魂交融式”的讨论。人类历史表明,当人们一起战斗或参加某种运动之后,这种集体主义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参与者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欲望越强。^⑤

基于这种人类普遍情感而来的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各种人类文化现象被捆绑在一起并得到同等的强调:它们都过犹太传统节日,也接受犹太传统中的每个星期五傍晚为安息日,包括各种当地或由成员从其他地区带来的文化节日与

① Edward Bellamy, *The Religion of Solidarity*, Yellow Spring, Ohio: Antioch Bookplate Co., 1940, pp. 24-31.

② Y. Likever, *The Table*, The Book of Ginegar, Ginegar, 1947, pp. 146-147.

③ Edward Bellamy, *The Religion of Solidarity*, Yellow Spring, Ohio: Antioch Bookplate Co., 1940, pp. 48.

④ 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是以色列的第一位总理,他本人来自一个叫 Sdeh Boker 的基布兹,他在就任总理前两年在这个基布兹工作。

⑤ Henry Near, *Where Community Happens*, Bern: Peter Lang AG, 2011, p. 7.



习惯。在整个社区中，人们能感觉到的是一种紧密的联系与交融。成员间基本的忠诚、信任与形式上的不信任构成了一个系统，日常生活的审理与错误就在这种模式中得以解决……圆桌晚餐与谈论在最初的基布兹中有着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概念如同家庭的权力概念，14 或 12 个男女成员在晚饭前后交换意见与讨论成了解决问题的形式。^① 当众表白与忏悔在许多基布兹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件形式……忠诚是首要的价值……这种以情感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最后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慢慢地、逐渐地，情感的表达与宣泄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

其次，基布兹要求每个社区成员都要有集体主义体验，这种体验是个人加入基布兹以及参与基布兹生活的基础。通常，社区吸纳新成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教育，当确定该新成员具备了这种集体主义体验与意识后方能吸纳为正式成员。“社区决定个体成员是否能适应集体生活；最初的基布兹成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小心翼翼的筛选。这种制度构成了所谓的基布兹张力：申请者被考察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适应基布兹的能力还不确定；一旦个体被基布兹接受，那么基布兹所有成员必须尊重他的情感与情绪；心理学也是基布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②

同时，为了加强与保有这种集体主义体验，社区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方向便是集体主义经验教育。成员的教育从小开始，涉及社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社区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便是营造一种能保有或加强这种集体主义体验的条件。^③ 社区会从各方面加大对这种体验的投资，如反复的宣传、教育与主办各种能加强这种体验的活动。各种节日也非常重要，社区经常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体主义体验，如载歌载舞等。

虽然说以色列现在的基布兹与早期的基布兹已经不一样了，一些最初的集体主义体验方式、教育等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原初的品质与特点在今天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作为血液流淌在基布兹的体内，一直作为其实践基础而存在。总的来说，真实的“集体主义体验”是集体与作为集体中的个人存在的现实基础与条件。

①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11.

②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13

③ Henry Near, *Where Community Happens*, Bern: Peter Lang AG, 2011, p. 12.

二、基布兹存在的六大核心概念体系^①

依靠集体主义体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基布兹的日常运行与管理建立在几大核心概念之上。根据基布兹理论家的思想以及基布兹与以色列国的政治首领的表述,其存在依靠六大核心概念体系,这六大核心概念体系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大的基布兹共产主义哲学体系。

(一)“平等”与“协作”是普遍基础

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社区反对一切形式化的“机械式的平等”或“数字上的平等”。用本·古利安的话来说是“(基布兹里的)平等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予,又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索取”^②。这种平等观的内核在于其“双向性”与“整体性”。“双向性”在于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的“真正相遇”,相互关系与责任上的平等;而“整体性”则表现为个人与集体作为统一的“一”而存在,同时集体的“一”融入到个人中,个人的“一”也融入到集体之中。^③

基布兹所倡导的这种平等观成了基布兹理论与意识形态中的最为核心的概念^④,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赞同和接受。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本无什么绝对的或机械的平等,要不然人为何有眼睛是黑的,又有眼睛是蓝的;有人头发是棕色的,又有头发是红色或黑色的;有人生得高,又有人生得矮;有人天生聪慧,又有人生而迟钝呢!所以社区中施行的财产公有、个人等同分配只是社区平等的表象,其

^① 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考察,认为以色列基布兹实际得以运行,依靠的是七大原则或手段,并且认为这七大劳动原则来源于犹太青年运动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是他们对当时所处环境的物质、法律、社会、经济、政治、安全等条件所作出的反应。它们分别是:(1)自愿原则:加入基布兹的劳动或离开都出自于一种自我意识选择。(2)财产共有原则:所有财产由社区组织统一管理,所有财产的法定拥有者是集体,而非个人,个人无财产拥有权。(3)强制劳作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参与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4)劳动独享原则:劳动只能由社区成员来完成,禁止社区外界人士参与社区劳动活动。(5)自我管理原则:社区的所有管理组织活动由社区成员自己完成。(6)直接民主原则:每个成员都参与的投票是社区的最高立法与执行权威。(7)公有制教育与孩子抚养原则:社区负担下一代的教育与抚养责任,而社区教育的一个责任在于培育下一代集体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原则大部分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8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这七大原则都得到相应的调整与修改。详情参见 Michael Harris, “The Kibbutz: Uncovering the Utopian Dimension,” *Utopian Studies*, Vol. 10, No. 1 (1999), p. 122.

^② 1960年,本·古利安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 Degania 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其中对基布兹的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则进行了界定。次年3月,这次讲话得到扩充整理后出版。参见 Israel Bitman (ed.), *Hakibbutz*, 1984, p. 14.

^③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p. 76-78.

^④ Shimon Shur,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the Kibbutz Movement,” *Hakibbutz* 9-10(1983/4), p. 162.



真正内涵在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此才能得到一种超越式的平等。正是以这种平等观为基础,社区才能确立其基本的工作与分配原则。

这种超验的平等必须在成员之间或成员与集体间的相互协作的过程之中完成。他们信仰一种“宇宙协作观”。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也存在于人那里;人从环境中吸取养分,环境又将人吸收进去。所谓的环境包含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环境中的人也不仅仅指特定时间段里的人,还包括那些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前人,他们的存在于当下具有不证自明性,如人的自然属性存在于人之前一样;但是人却不是孤独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表象、秘密、神奇的整全的世界之中,人要解开这些神秘,人要找出最好存在状态的解决之道;人天然地被抛于宇宙网络之中。

根据这一理论,“协作”在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社区中便有了其“本体论”地位,它是人性与整个宇宙的定律。而依据这种理论建立的社区,也就有了其天然的合法性和向前发展的合理性。其次,最初基布兹建设的恶劣自然与现实环境也迫使基布兹的建立必须在“协作”的基础上,社区需要在经济与各种社会生活实现最大化的协作,才能在巴勒斯坦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仇视其存在的阿拉伯邻居中生存下来。

但是,理念必须接受现实的拷问。这种意义上的“平等”与最大化的“协作”是否能实现依然是个问题。尽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在以色列的基布兹中,这种理想状态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甚至有基布兹成员抱怨说“平等与最大化协作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却永远追求不到”^①。无论这些理念在现实中能否完全实现,它们在社区存在的基础性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二)“相互责任”是纽带

成员间的“理想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基布兹建设的目标之一,它既由“平等”与“协作”这两个基础性的范畴来决定,反过来又能很好地促进社区的平等与协作。

基布兹理论认为成员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心与心的关照”,是“你和我真正的相遇”^②,是一种面对面的你我关怀。社区要直接为成员间“心与心”关系的建立提供可能性,为每一组可能的个体提供一种最大可能的对话关系,从而达到“心与心的关照”。这样“社区不再是松散的人组成的存在,而是相互连接为一的

^① Daniel Gavron, *The Kibbutz: Awakening From Utopia*,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 183.

^②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7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存在……它成了从我到你的一个动态面对等关系”^①。

在社区中,这种理想关系由“相互责任”作为纽带来完成。这种“相互责任”定义是指:作为整体的社区责任是每个成员的福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② 从这种意义上讲,基布兹便达到了“福利最大化的状态”。集体将其成员的福利作为整全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最大化地实现个体福利,但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其成员将丧失某些个人自由。^③ 但是,这种舍弃在社区成员那里似乎并不存在:“我从不相信基布兹生活会抹杀任何个性。直至今日,我依然坚信,我们必须要将社区唱诗班中不同的音调带入一种和……我坚持在社区生活,即使现在我与新加入的成员的亲密关系没有从前那么强了;但是我们住在社区中,任何时候有新成员加入,都没有过严重的冲突或类似的冲突发生,这恰恰证明了基布兹理念的胜利。在社区中,一个女人能照顾那些并非她朋友的孩子,这些画面很让人感动。另外,劳动与共同生活也为个人造就了以前未曾预料到的新的联系与情感;这里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要比其他地方的来得纯洁得多。”^④

(三)“劳动”链接你我

以色列基布兹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各种协作的、创造性的劳动。“劳动”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劳动。基布兹中公社式的生活并非共产主义的终点与目的,它只是为达到共同目的所做的努力,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与手段。这种方式以共同的、协作性的劳动为基础。

在社区里,劳动并不仅仅为社区未来提供可持续性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共同价值的表述,“一个有共同信念的集体只能在集体劳动中才能真正存在”^⑤。在基布兹中,劳动才是“生活的真实,所有的逻辑,所有的绝对公正,所有美好与崇高的东西;所有这些才能使每个人享有平等。为了创造而共同使用人力,这并非出于饥饿与奴役,乃是出于自由意志;它是人内心深处的呼唤,是一首灵魂之歌”^⑥。“每日的各项劳动都是社区成员生活的中心,也是个人灵性的表达。我们将我们的灵魂投入到这些事情之中,就像作家与艺术家将他们的灵魂投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样。我们没有别种生活,我们也不想要其他的生活。”^⑦

①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47, p. 31.

② Henry Near, *Where Community Happens*, Bern: Peter Lang AG, 2011, p. 35.

③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47, p. 36.

④ Joseph Bussel, “Letter to a Friend 1919”, in Sefer Bussel (ed.), *Shalom Wurm*, Tel Aviv: Am Oved, 1960, p. 240.

⑤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trans. R. F. C. Hu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p. 135.

⑥ Shlomo Lavi. “Four Years,” *Mibifnim* 17 (1925), p. 336.

⑦ Shmuel Dayan, *Degania at Its Half Jubilee*, Tel Aviv: Stiebel, 1935, p. 100.



这样,劳动不仅被看做是一项社会必须行为,也被视为道德崇高的行为。它成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一种情感价值^①,连接社区中的“你”和“我”,既是社区的一种理念,也是实现其他理念的手段。

(四)“共有”是个人走向集体的途径

“共有”(Communion)这个词首先出现在犹太青年运动^②中。它被用以描述青年关系间那种多样的、甚至接近半神秘的共产主义品质与体验。基布兹的第一代成员发现他们也继承了这种体验与原则,于是这一概念便被继承了下来。^③但是,这一概念的内涵被扩大了,不仅仅指一种品质与体验,更成为了个体成员能否很好地适应共产生活的标准。

集体是一个有机体。个人在有机体里面,对其他共产同志有一种强烈的一体情感,当然个人并没有失去其个人身份,但个体并非仅仅作为个体而存在了,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在这种“共有”的狂喜中,个体能立即感觉到自己主动地成为了集体的一部分。在此,整体要比组成它的个体伟大得多。在许多基布兹文献中,这种体验经常被冠以“爱”“集体主义体验”“链接”等名称出现。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共有”体验最为强烈的表述:“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渴望,即想要一起坐到夜深,洞悉我们共产生活的最深处。灵魂抚摸着灵魂。我们渴望着集体融汇成一条灵魂的河流,它支流的涌现也能变成鲜艳的、有力的友谊与博爱之湍。”^④在以色列基布兹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体验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衡量个体与社区关系的标准,慢慢地成了成员集体生活的起始概念。

概括来说,这种“共有”品质或标准对基布兹整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直接关乎到社区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反过来,也直接决定个人能否成功地走向集体。

(五)“团结一致”使集体走向个人

从个人走向集体的关键在于“共有”;反过来,集体对个人的要求便是“团结一致”,它是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反向延续。

“团结一致”是成员关系最简洁与基础的表述,同时也为集体居于个体之上与集体严格限制个人表达与满足提供可能。“团结一致”概念在基布兹的后来发展中遭到了来自基布兹内外的众多批判。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集权主义民主”批

①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in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12.

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

③ 李勇:《以色列的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④ Y. Likever, “The Table,” in *The Book of Ginegar*, Ginegar, 1947, pp. 146-14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判。批判者认为集体对个人的这种要求使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平等原则摇摇欲坠,甚至威胁到了基布兹的平等理念基础。对话哲学大师马丁·布伯就认为这样的集体“不是将你我连接在一起,而是捆绑在一起”^①;在这样的集体中,“人的被孤立状态并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却被极度权利麻痹……个人归属集体也就直接放弃了个人决定与责任的权利”^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将不再是“我们”与“我”的关系,而变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团结一致”的极端化也不会遭到社区成员的反,因为它的运用会带来个人慰藉与社会效用。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基布兹领袖便喊出“我们今天必须摒弃个人主义那毫无价值可言的信念”这样的话语。

虽然“团结一致”遭到众多非议,但它至今依然存在于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社区之中,它在所有基布兹中若隐若现。^③这一概念是基布兹历史的必然产物,它扎根于社区最深处,“因为我们团结力量以及我们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在那个年代,个体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很难成功……我们将团体视为我们的家庭,并且渴望由此建立一种公正的生活方式。成员间的联系成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基础……它并非从其他国家借鉴与复制而来。它是以色列的创造,扎根于我们的民族性与道德理念”^④。可以说,没有“团结一致”就没有以色列基布兹的产生、发展以及对以色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它象征着个人对集体自我牺牲与奉献的一种灵性状态;没有了这种灵性状态,所谓的传统意义上共产主义社区便不复存在;所谓的基布兹社区也只会沦为一种机器鸣叫的现代化工厂或农场。

(六)“民主”是对话的手段

以色列基布兹的民主也被称为“圆桌民主”。基布兹产生的初期,社区解决所有问题与贯彻民主都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来进行。后来,人们将这种民主称为“圆桌民主”,它是社区最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

“成员间基本的忠诚、信任与形式上的不信任构成了一个系统,日常生活的审理与错误就在这种模式中得以解决……圆桌晚餐与谈论在最初的基布兹中有着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概念如同家庭的权力概念,14 或 12 个男女成员在晚饭

①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47, p. 31.

② Martin Buber, *Between Man and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47, pp. 201-202.

③ Henry Near, “The Actress’s Wisdom and the Author’s Beauty,” *Shdemot* 63(1980), p. 102.

④ Joseph Baratz,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Recalls the Early Years of Deganya,”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p. 16-17.



前后交换意见与讨论成了解决问题的形式。”^①这种“圆桌会议”式的民主一直延续至今,成了解决社区问题与对话的核心手段,并且这种基于理性的公开讨论式的民主被视为社区的天生构成要素。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和权利来表达自己的问题、建议以及主张,这种最早期的机会平等基础上的民主一直存在于社区中,“慢慢地、逐渐地,情感的表达与宣泄成了一种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当众表白与忏悔在许多基布兹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件形式……忠诚是首要的价值”^②。不管社区壮大到何种程度,即使是千人以上的大社区,这种公开的、民主的讨论形式都被很好地执行,这种对话式的民主被称为是“理性的胜利”。

综上,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的维系建立在六大概念体系之上。虽然每一概念体系都能独立存在,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无法撑起一个系统性的基布兹社会。同样,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也都会使基布兹社会陷入瘫痪。“平等与协作”是普遍的基础,社区的任何行为与活动都必须以这一组概念为前提;“劳动”既是联系生产与情感的手段,也是社区所倡导的社会价值;“相互责任”是维系社区纽带;“共有”与“团结一致”两大概念决定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双向运动;对话式“民主”是解决社区所有问题的唯一手段。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三种马克思主义

以色列基布兹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普遍的犹太社区,它愿意接纳所有能接受其社区原则与生活方式的工人阶级。这种普遍社区就是整个的犹太经济体,也是一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③这种以建立整体基布兹社会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社区建设被称为“基布兹革命”。正是这种整体性的目的使得以色列的基布兹运动与以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在 20 世纪早期,犹太移民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西欧和苏联带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并参与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建设过程当中。经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基布兹社区中共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它们在以色列的基布兹社区中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

第一种可以称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它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早

①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in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 11.

②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in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p. 12-13.

③ Henry Near, *Where Community Happens*, Bern: Peter Lang AG, 2011, p. 19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期,产生在一个叫 Me'uhad 的基布兹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的理论引进后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普遍接受,被称之为“建设的社会主义”(Constructive Socialism)。根据这种理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犹太社区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社区要在一般意义上消灭阶级并粉碎旧有的社会体系。因为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地区没有(以色列)国家,也就没有完整的阶级存在,所以,Me'uhad 社区所倡导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的观点在巴勒斯坦地区演变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单位间的竞争。比如:基布兹(Kibbutz),城镇,莫沙夫(Moshav)^①以及莫沙瓦(Moshava)^②等社会单位间的竞争。革命最后的胜利属于社会主义社区。换言之,基布兹将消灭所有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本身,最终建成一个由所有犹太工人阶级组成的犹太社会主义社会。^③

第二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叫做“阶段性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由一个叫 Artzi 的基布兹提出。它是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布兹建设理论而形成的。在基布兹建设初期并无以色列国的存在,社会主义力量与工人阶级力量相当弱小;同时基布兹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当下的目标都是在巴勒斯坦地区首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所以,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联合资产阶级以及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来首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要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后才会到来。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力量在当下要做的是联合所有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区,并为未来革命的到来做好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准备。^④

第三种基布兹的马克思主义由以色列建国前的工人党(Gedud Ha'avodah)^⑤的左派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基布兹应该是革命运动的先锋队……是表达工人

① 广义上讲,“莫沙夫”是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的一种,它出现于以色列基布兹运动过程中。莫沙夫由国家土地的个人承包经营者组成。这些土地个人承包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相互合作、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单位。

② 广义上讲,“莫沙瓦”也是以色列社会主义社区的一种。它由个人农庄与土地的所有者组成。他们在生产、经营、管理上施行统一管理相互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体。

③ Henry Near, *The Kibbutz and Society 1923-1933*,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1977, pp. 94-100.

④ Elkana Margalit, Hashomer Hatzair, *From Youth "Bund" to Revolutionary Marxism*,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Hakibbutz Hame'uhad, 1971, pp. 135-149, 303-304.

⑤ 工人党(Gedud Ha'avodah)全名为“Gdud Ha'avoda vevahagan Al Shem Yosef Trumpeldor—The Joseph Trumpeldor Work and Defense Battalion”。工人党是一个由犹太社会主义者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的一个政党。成立于1920年8月8日,当时党员为80人。工人党的三大宗旨为:劳动、定居与反抗殖民主义。政党的所有收入为集体所有并统一分配。其成员一度超过2500人,涉及各个领域,为以色列的建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3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工人党发生分裂,左派要求立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政策,而右派则期望先施行犹太复国主义。很快,左派中的极左分子分离出去。1926年12月,这些极左分子被工人党除名,这些人中的一些人返回俄罗斯组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直到斯大林时代遭到肃清。1927年,工人党正式解散。1929年,工人党的三位党员在巴勒斯坦地区开展了 Hameuchad 基布兹运动。



集体意识的,并时刻战斗着的团体。”^①这种理论认为基布兹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教育与组织,而社会与经济活动则是为了革命活动做物质基础准备。

无论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共产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体系在以色列以及西方社会受到多少指责与批判,遇到多少挑战与改革,也不论其本身存在多少缺陷与不足;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些核心概念与原则组成的体系下,社会主义社区与运动在以色列产生了。上面三种曾作为以色列基布兹运动意识形态的三种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以色列本土化的产物,但最终在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历史长河中归于了沉寂。

结 语

以色列的基布兹发展到 20 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普遍的危机,比如:社区人口减少,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严重下降;有些社区赢利开始下降,很多社区负债率居高不下;私有化加速,贫富差距增大,社区矛盾开始激化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以色列本国市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哲学体系有着莫大的关联。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基布兹的共产主义哲学体系存在着天生的缺陷。这种哲学体系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社区内的事物通过社区原则来处理,特别是它以“集体主义”来衡量成员的进出,这些因素阻断了社区本身与外界社会的交流之门,造成的弊端至少有如下几个:第一,它与以色列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目标相矛盾。以色列基布兹的创建者们,包括绝大多数基布兹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整个民族运动的一部分,并且许多成员也参与了全国性的政党。^②换言之,整个基布兹运动和参与者都是外扩的,但这种哲学体系提供的却是一种回缩式的道路。第二,这种封闭自足的体系无法承受过多的人口,所有以色列基布兹的规模都不大。第三,在这些原则约束下运行的基布兹中,法律天然地缺失了,特别是在管理原则触及不到的领域,道德约束成了唯一的力量。例如:在基布兹中就出现过谋杀、抢劫、虐童、强奸(包括轮奸,还有一例父亲性虐自己女儿的事件)等犯罪。虽然与外界比较起来,基布兹里的犯罪率要低很多^③,可是犯罪无疑与基布

^① D. Horowitz, “Kibbutze and Party,” *Mihayeinu* 67, 1926, p. 279.

^②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0. No. 1 (Jan, 1985), p. 189.

^③ Daniel Gavron, *The Kibbutz: Awakening From Utopia*,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 16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兹共产主义哲学的理念与设想是格格不入的。

另外,从基布兹的共产主义哲学体系内部来看,某些原则很难得以实际操作或者被很好地执行,这也多少使这种体系蒙上了乌托邦的色彩。第一,这种哲学体系将“集体主义体验”作为社区建设的实践基础,这种体验属于一种半宗教的体验,虽然后来社区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这种“体验”的长期在场,但无论进行如何的制度化,永远无法改变的是这种体验的天然缺点,即它的短暂与多变易逝性。第二,作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似乎还很难实现。这种矛盾在教育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何给予天赋与秉性各异的下一代平等的教育?随着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化,父母拒绝给予孩子“同质化”的教育现象很常见了,这种平等哲学在教育领域势必改革。^①第三,作为“心与心关照”的成员间的“相互责任”在经过100多年的制度化执行后,人们还是会将其归入宗教范畴,这与当年基布兹创始人的想法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那些创始人将这种“心与心的关照”制度化是为了将其去宗教化,而如今这种方式却要被宗教化。最后,作为马克思主义以色列化产物的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很少再有人重视或者宣讲了,其直接后果是使以色列基布兹的发展丧失了明确的方向,基布兹的发展蓝图在现在的社区议事日程上基本缺席了。

现今以色列的基布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区即将不复存在。在现今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社区里,人民已经不再像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那样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理论来行事了。现在的社区意识形态认为人民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未来可能会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现今的以色列社会主义运动不再依赖一种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革命与建设理论了。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放弃了阶级斗争等革命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民主、平等、共同富裕以及消灭不公(阶级)等理念还是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总的来说,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通过建立一个—个的社会主义社区(基布兹)来推进这场运动。这些社区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共产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自成—个完整的体系,由诸多的子系统构成;其中,带着半宗教色彩的“集体主义体验”是社区建立的实践基础,也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在社区建立后,这种体验被制度化,并且成了考察社区成员是否适合社区生活的标准,其宗教色彩被或多或少地抛弃了。同时,以“平等与协作”“相互责任”“劳动”“共有”“团结一致”

① 李勇:《以色列基布兹共产主义教育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民主”等六大核心概念体系组成的动态体系如血液一般渗透在社区有机体的每个环节；社区里的每个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六大理念。在此基础上，三种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色列建国前的社会主义社区中影响巨大；虽然，如今鲜有理论家名言倡导，但是这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理念和表征的精神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已经浸润在以色列的基布兹之中了。